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1802
25 October 1974

CHINESE

第一八〇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吉内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理事国：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会议于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25)
-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32)

主席：按照理事会从第一七九六次会议起的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提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南斯拉夫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但无表决权。我请这些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卡里姆先生、巴巴多斯代表沃尔德伦·拉姆齐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施密德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丹·西塞夫人、圭亚那代表杰克森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哈曼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马古尔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非卡先生、马里代表特拉奥雷先生、

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蒙乔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帕尔默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乌干达代表基内内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上沃尔特代表亚吉布先生、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先生、和扎伊尔代表穆图阿利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诉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依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也应邀请他们的代表团参加讨论理事会当前的问题，但无投票权。

依照惯例并经理事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项目，但无投票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理事会议席席位有限，我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先生和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理事会各会员国注意由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件草案已经以S/11543号文件分发。

理事会各会员国当记得，理事会在第一七九七次会议里，应肯尼亚和毛里塔尼

亚常驻代表在以S/11540号文件分发的信件里的要求，曾决定依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事务主任杜马·诺克韦先生发出邀请。诺克韦先生已通知我他准备在本次会议中向理事会发言。因此，如果理事会同意，我提议现在就邀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诺克韦先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邀请它出席这个理事会表示谢意。如同在我们之前的发言人一样，我们也要向你阁下致敬，并对你和你的国家被正确地交托主持理事会这些关键性的会议的历史性任务表示我们的赞同。

请还允许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团，为伊拉克外交部长天不假年而突然逝世，向伊拉克代表团及伊拉克人民表示我们的组织和人民深刻的哀悼。

我们很想尽可能简短地讨论理事会目前所遭遇的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南非的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代表向理事会发言所造成的形势，使我们不得不申论他所涉及的有些领域。我们恳求你们的纵容，并希望我们最后将可证明这样做是有益的。我们将在这次演讲中指出理事会很耐心聆听的博萨先生的声明，如果有什么新鲜的地方，那就是又一次证明了需要审查他所代表的那个政权与本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所将决定的处罚。

南非法西斯少数政权的代表虽然口口声声尊敬你主席先生，以及理事会，但一转眼就对本组织、它忠诚的会员国、它的宗旨、以及那些为反对他的集团所代表的令人憎恶的制度而通过的公约和决议显示出特有的狂妄和傲慢。

这个机构在其庄严的决议中发出的呼吁竟被博萨先生斥为基于偏见、报私仇、半真半假、甚至谎言。这种侮辱，以及这个政权在提到本组织中非洲独立国家谴责他们种族主义政权时的恶毒字眼，再一次表现出你们理事会所须应付的政权的本性。

就如埃德加·布鲁克斯教授在他的一部著作《种族隔离，一个关于近代南非的文件》中所说：

“整个世界都充分了解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到了尽头，南非却仍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气氛里，不能爽快地了解从那个时代挣脱出来的人们的想法。”

他继续写道：

“在一九六〇年代，南非和世界其它各国的对话，好象是鲸鱼与大象决斗一样，它们中间没有共同点。”

就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过去二十年来在本组织里所表现的，并且昨天还在本理事会再度表现的，在人道与这个自称神明授意的怪物之间没有共同点。他们竟能不顾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巨浪的冲击而固执地坚持下去。他们继续不断地藐视我们国家的人民、非洲统一组织、非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合法要求和呼吁。

博萨先生长篇大论的教训理事会，他的演说的实质企图为种族隔离作辩护和证明非洲与全世界已被迷惑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本质上基于法西斯和纳粹态度的奇怪的论调，认为本大会的绝大多数——由本理事会代表的——是错的，是与人类的企望相左的，而这个非法的、狂妄自大的政权是对的，并且只有他们才是对的。

博萨先生的演讲强调那个政权所用的方法是对的，而整个世界是给蒙蔽了。他整篇讲话的主要基础是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作风比人类所发生的什么事物都更加优越。而且他整篇讲话都经常不断的隐含着威胁。即使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更不必说莱索托、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等国家了——发生的划时代的事件，都被当做坏榜样而在实际上对它们漠视不理因为这些目标正是南非通过它的班图斯坦政策所力图以和平方法——不管南非政权的所谓“以和平方法”是指什么——来达到的。

我们的看法是那篇讲话的要旨和主题完全是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至上”——高于整个世界而不惜任何代价。请听他对这个组织的种族主义态度——在这里我将引述博萨先生昨天发言的原文，第1页。

他一开头就说：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所有的唯一选择不是继续”——博萨先生原文中在这些字下面划了底线——“目前无益的对抗和互相指责，就是”——他给全世界一个选择——“诚心诚意地努力聚集会商、毫无成见地倾听别人的观点、和设法打破使我们陷于分裂已那么长久的怀疑、误解和误会。 交谈还是对抗？ 和协相处还是加剧斗争？ 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唯一的选择。”（第一八〇〇次会议，第 28 页。）

我们的看法是这个世界性机构尝试与这个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政权交谈已经远在二十五年以上。 然而他们一直是毫不妥协，而博萨先生和他的种族主义政权竟敢来这里大胆提议一件正是这个机构早在二十五年前所做，而他们所倔强反对的事情。 我们认为在上述引语里隐隐存在着一种悍然反抗的威胁。 且让我们进一步引述他的另外一段话。 博萨先生质问理事会：

“有什么正当理由单独提出南非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来请安全理事会加以审查？”（同上）

他自己答复说：

“一点也没有。这实在是一种政治行动，是联合国的某些会员国对我国政府进行的报私仇行为。”（同上）

大会要求理事会召开这些会议的决议是以一百二十五票对一票通过的，但对博萨先生来说，这一百二十五票是毫无意义的。 这就表现出了那个种族主义政权对联合国大会及其会员国的态度。

假如这还不够的话，让我再引用博萨先生所说的另一些话，可以反映南非政权思想的根源：

“人们说我们不顾联合国各机关的决议。但他们几乎全没有提到这些决议所根据的资料和文件本身的性质和品质。 如果作更周密的分析，便可以看出

这些资料偏袒一方的程度实令人不能置信，它们一贯地对南非抱有敌意，常常是完全未经证实的。”（第一八〇〇次会议，第 29 至 30 页和第 31 页）

联合国大会是由非常、非常负责的会员国及其代表组成。本理事会也通过了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议，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人民的最高机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负责的机构。然而博萨先生竟敢大胆坐在本理事会里说：“联合国决议所依据的资料和文件是未经证实的和单方面的”。再一次，显然只有南非政权才有辨别力，其余的人类都是依据着未经证实的、偏袒一方的和有成见的资料进行工作的。

我只想再引述一段博萨先生向理事会所作的傲慢的、轻蔑的言词。他说：

“结果，那些决议都是依据着不充分的、偏颇的和常常严重歪曲的资料——那些资料没有经过考验和客观地衡量过，以便把事实和无知的或恶意的曲解分开。”（同上，第 31 页）

假如从我方才所引证的博萨先生的那几段言词还不能得出南非政权的一举一动完全并且永远是轻蔑的和傲慢的，并且它对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毫不尊重的结论，那我就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了。

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破产的论据是建立在我们将证明是严重歪曲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有意和欺瞒的忽略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掠夺以及白种移民和殖民主义者奴役我们人民的事实之上。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论据也是建立在谎言以及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曲解——目的在配合那个政权在这些会议的目标的曲解——之上。发出这种论据的人厚颜无耻的撒起谎来，完全不顾这个可怖的政策的设计者和领导者的公开的宣示，人人都知道的宣示。

我们认为博萨先生对理事会的发言狡猾的规避了理事会所据有的争执问题。事实上，整个表现都十足显出尽人皆知的纳粹伎俩，来自被戈培尔普及推广的一句格言：“假如你常常撒谎而且把谎撒大了，最后人家会相信你的。”

我们的代表团对本届大会中全权证书审查委员会向大会建议拒绝这个南非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代表的全权证书一事感到满意。大会实际上还以绝大多数做了这样的决定。它把这个种族主义政权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的整个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审查。在我们看来，联合国这项明确的举动是对于打击和消灭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的一个重要贡献，并以具体的措词表达了全世界人民——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组织是以他们的神圣名义建立的——的愤怒和憎恶，他们对一群种族主义罪犯的愤怒和憎恶，这些罪犯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徒弟，他们的政策和做法令人回想到纳粹德国。这真是对人类的冒犯与侮辱：国际罪犯竟能在他们所如此藐视和不尊重，也没有表示半点效忠的一个组织里找到荫蔽、尊重和接受——这些罪犯还在骗人地声称他们代表着南非的人民。

我们的人民从南非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建立时起向来就对它的合法性表示异议。我们认为有必要，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这系列的会议里，揭露种族隔离的根源，并指出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目前的所作所为就象是一个国际恶魔。

事实是我们的国家——不管昨天博萨先生怎样撒谎说有一百五十年的和平——二百五十多年来都是以荷裔和英裔为主体的白人最残酷殖民侵略和压迫的对象。在那二百五十年掠夺的、贪得无厌的、流血的、灭种的战争里，我们的祖先在全国各地，不顾压倒的优势，为保卫他们的土地、财源和自身免于被奴役，起来反抗侵略者。可是野蛮的外国人最后终于在军事上击败了他们。以白人完全解除他们武装的程度来说，我们人民是被征服了——但他们决没有屈服。这种殖民侵略、篡夺和垄断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到一九一〇年的南非法而集大成，该法设立了全白人的国会，成为这个国家里所有恶毒的、种族主义的和种族隔离的法律的来源。

所谓南非宪法是对土著人民自决权利的严重侵犯，是对我们人民进行进一步侵略的工具。南非宪法是白人少数所制定，是为白人少数的利益制定，而违反黑人多数的利益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它固有的特性，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

样。它是建筑在白人统治和白人优越的基础上，并且是所有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法律的工具和机械。它把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权力都牢固地集中在白人少数的手中。它是一个用意为使一小撮白人少数靠抢夺和残酷的剥削致富而使绝大多数非洲人民变为贫穷与遭受压迫都变为合法化的工具。

这部所谓宪法是与殖民强国英国结盟的白人少数制定的。事实上，这部宪法是英国殖民国会不顾非洲人民强有力的抗议而通过的。这个工具的目的是要把白人统治、领主地位和优越种族主义强加在非洲人生活的所有部门，以便造成我们的国家今天存在着的那种类型的殖民主义，并使它永远存续下去。非洲人曾强有力地抗议这种赤裸裸地强夺他们的土地和权利。派遣代表团前往英国这个殖民强国去交涉毫无用处。这部本身如此严重地非法和不人道的所谓宪法是使白人和白人政权对我们的人民所犯暴行和罪行合法化的工具。

毫无怀疑的余地，南非政权既是非法产生，它本身就是非法的。一个罪犯决不能为他自己立法，使他的非法和犯罪行为合法化。这正就是这个白人少数政权一九一〇年在英国的协助下所力图做到的，今天它同美国、法国和其它国家串通好了，仍然想要做到这一步。

当一九一二年我们今天在这里代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时，正值所谓南非法生效后不久，它成立的原因便是非洲人民拒绝由一个全白人的种族主义政权来统治和主宰他们，和拒绝对它效忠。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作为非洲人民的喉舌，以及他们求取民族解放的工具。所有非洲人都被要求效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效忠于这个白人政权。虽然非洲人完全被解除了武装，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努力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它具有，并将继续具有，它自己的国歌、自己的国旗、和它自己的政策及口号，这些政策及口号在过去以至现在都与这个白人政权的政策及口号正好相反，从而向白人政权的主权挑战。它所缺乏的只是一支军队。可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开始便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上不断地向这个白人少数政权的合法性挑战和抗争。

在国际上，当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签字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曾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会上，谴责这个白人政权，并警告不要把纳米比亚——当时的西南非洲——交给南非的白人少数政权，因为如果这样做去，纳米比亚人民将与南非人民陷入同样的境况和命运。当白人政权的代表团坐在舒舒服服的会议厅里与各国代表会谈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团只能在走廊里作游说活动。我们代表的抗议无人置理。他们不仅没有谴责这个白人政权的暴行，反而给予这个非法的、违法的和无人道的政权以国际的承认。更糟的是把纳米比亚人民，他们的土地和财富，托在银盘上奉送给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南非这个非法的白人少数政权就这样成为国际联盟的一个受尊敬的会员，并且成为那个专属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俱乐部的一个正式会员。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当初所警告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将与南非人民的命运无异，在今天是多么的真实。一个国际机构就这么把笔一挥而扩张了一个残酷的、野蛮的和无情的政权在南部非洲所控制的外国领域。就这样造成了这个国际恶魔。

即使假定这个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的政权是一个政府——我们坚决认为它不是；它只是一个政权——它也当然不是南非人民的政府。从它本身的宪法、政策、作风和宣告看来，它至多——我在此强调，“至多”——只是一个为若干白人所拥有、由白人治理、为白人谋福利和由白人所选出的政府。它没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自称为多数人民的政府。它对全国人民无论做些什么基本上都是非法的。南非政权用警棍和枪枝强行统治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民。那是一种恐怖和横行霸道的强盗式的统治，它对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也不享有主权。这个恶魔所以在建立一支军队，为白人所谓的国防武力积聚无法估量的军火，理由在此。

我们说过在大会里，以至现在在理事会里，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的人民的权利，但是这种发展还没有达到完满的境界，速度也不够快。

请查看大会第3151G(XXVIII)号决议，大会曾在其执行部分第11段

“宣布南非政权无权代表南非人民，经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南非解放运动才是绝大多数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

这个决议是大会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的。我们愿说这是我们的组织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了，可不是吗？——在国际论坛上进行斗争的目标的辩白。

现在我们也也许应将注意力转向博萨先生发言的某些方面，只是为了要就他撒下的一项大谎改正记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在这里所讲的故事——即我们的国家直到黑人与白人同时入据南非为止乃是一块无人之地——实在是极明显的谎言，企图为我们的人民目前的缺乏土地和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被剥夺作辩解。象其他许多人士一样，南非政权的代表知道得很清楚，在我们国家里与白人入侵者首次相遇的地方是开普敦——那时叫做好望角有时称为风暴角，在那个时代真是名符其实——十七世纪时，白人侵略者实际上在那里灭绝了科伊桑人和消灭了科伊·科伊人的大部分。这事可以从著名的历史学家找到丰富的证据。这里只想引用一个南非的历史学家德基韦特的话，他在他的《南非的历史》一书第73页说：

“南非的广大土地并不是可以让欧洲人任意占据的没有人居住的空间。欧洲人是向一块有相当多的土著人口居住的土地上移殖，这是具有第一等重要性的事实。”

这是一个南非白人历史学者德基韦特的话。事实确是如此。我不知道博萨先生是在那里学习历史的，我们也许可以请他注意引自约翰·范里贝克的一句话，他是在一六六二年同第一批移民一起登陆的。这些移民当时曾在所谓好望角的地方询问一个非洲俘虏。当时约翰·范里贝克向他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报告说：

“我们询问这些俘虏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种麻烦，他们声称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把最好的土地据为己有，在他们一向牧牛的土地上放牧我们的

牛只，以及我们到处建造房屋和经营种植场力图长期定居下来，好象我们永远无意离去，而想把好望角这块好多世纪来属于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

这就是约翰·范里贝克的报告。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再回到——尽可能简短地——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昨天所发出的另一项希奇的言词。他提到了“大迁移”，并说那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是的，它确是具有历史性，但我们将从真实的历史的观点来证明它怎样具有历史性。我们要说博萨先生一定知道激发这个所谓“大迁移”的动机是什么。它发生于世界各地决定解放奴隶的时期。荷裔南非人已习惯了用黑人做奴隶。“大迁移”就是对世界各地解放奴隶这个决定的反抗。在由南部向北迁移的集团之一的领袖皮特·雷蒂夫曾在一篇很长的宣言里清楚地表明，他们所以离开南非的沿海地区是因为他们要去找寻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外来干涉，在那里他们将能在主仆关系的基础上坚定地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将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黑人与白人不论是在政府或教会中都将不会平等”。这就是那个历史性的“大迁移”，在它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的人民为保卫土地和他们的财富，在整个南非各地展开了战斗。这个“迁移”就真是这样地具有历史意义。

现在让我们转到昨天的发言里所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企图证明南非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我们坚决主张正好相反，我们并且认为这一点有事实为证。我们愿意很简略地描述这个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式的侵略性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

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在南非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我们要强调南非这个非法的殖民主义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制造了一个殖民主义国家的一切标志，在那里不仅在同一领域内存在着殖民地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存在着殖民地和宗主国，而且表现出了一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特质。扩张主义和侵略一直是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基本政策；由此可知为什么它现在

要把自己全身武装起来，为什么它的军事预算每年都在螺旋上升。

我们不应忘记那位梦想为英帝国主义建筑一条从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的塞西尔·罗兹。也不应低估哈里·奥本海默为在非洲和全世界建造一个奥本海默黄金钻石帝国的壮志雄心。

南非及其种族主义的移民者从他们在好望角登陆时起就成为国际上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南非白人那么夸耀的所谓财富就是这样得来的——借着无情的剥削和压迫，借着奴隶制度——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奴隶，以及借着剥削来自非洲许多地方的移徙劳工。

昨天，博萨先生在他的发言里竟胆敢说南非面对着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来自南非境外的困难事实。然而这个过程是南非及其盟国在许多年前有意制造出来的。它不是非洲国家造成的。事实上，非洲各国自从独立以后已开始设法阻止这种现象。

好望角给予了国际强盗好的希望，但同时却为这个国家的土著人民带来了坏的希望。它的发展的根基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和种族灭绝之上；就象我们前面所指出，这种恶果是一六五二年四月六日范里贝克踏上我国领土，把我们的人民的一部分科伊桑人消灭时种下的，他们当初登陆表面上是为了开辟一个蔬菜园，借以供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就这样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成了国际贸易和公司、恶徒和强盗的受害者。

我们国家的历史自从一六五二年以来就是一部扩张和强夺的历史。事实上，即使是一九一〇年的南非法都设想着吞并今天称为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三个地方。这是英国人和波尔人之间的协约。象我们已说过的，侵略和扩张是南非白人外交政策的根基。南非的班图斯坦，作为南非殖民主义理论的实践，也就是南非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权政策的延伸，在纳米比亚遭受了严峻的考验。

我们的代表团只想说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它成为国际资本的中心和非洲与国际劳工的最大剥削者那一刻起，就犯下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中所

清楚宣布的危害人类的罪行。就象我们所说的，南非的种族主义侵略行为，在纳米比亚已变得嚣张起来，更露骨的是南非政权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军事行动——这位南非种族主义的代表昨天对这一点几乎全没有提到——以及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颠覆和暴力行动。我们认为对这个恶魔必须加以约束和控制；这就象对待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一样，要靠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力量和集体的协同一致的努力了。

我们的代表团想请理事会注意一事实，就是这一年讨论种族隔离政策，正值联合国大会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通过了一个行动纲领的时候。我们愿强调这个纲领是一个行动的纲领。而且，联合国去年以空前的决心通过了一个关于“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的决议。这个公约的含义无须我们的代表团来详细阐述，我们只想说某些声称反对种族隔离的国家至今还没有签署或批准这个公约。我们的人民的迫切呼吁便是迅速对这个重要的国际公约签字和批准，以及采取行动，以便成立适当的法庭，来审判这些国际罪犯并将他们判刑。

我们听到对班图教育的夸耀。我们不愿对这事多所论列，只想说他们的创办那种班图教育，其目的很明显的是要奴役我们的人民。事实上，班图教育的创办人维沃尔德先生就相当率直地和清楚地说明，其用意是在训练非洲人，使他不要想望欧洲白人的青葱的牧场。

现在让我们转到我们的代表团确是要针对南非种族主义的代表发言提出的实质问题。在这个阶段，我们很想指出种族隔离及其容许今天南非存在着的那种无法无天的状态的法律的特征。全世界也许有不少压迫人民的政权，但是南非那种公开用法律来维持种族优势的作风却是独一无二的。种族隔离并不单纯是过去的遗迹；它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控制方法，这个方法把种族主义的思想和一个近代工业化国家的繁复机械化结构连结起来。南非的法律已成为区分人口及巩固白人少数特权的主要工具。法律非但不是保护人民，使其免受权力机构的虐待的工具，反被转变为对人民施行暴政的主要手段。法律和法院被用来困扰个人和撵走整个社

区的人民。就是借着所谓的法律，使人民的土地被剥夺，使夫妻不得同居。准许在全国所有公共便利挂上种族分离的牌子，并阻止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移动，禁止人民夜晚在街道上出现的，也就是这种法律。

我们已说过，南非没有成文的宪法与人权法案。照宪法的规定，在开普敦集会的国会应该拥有主权，它可以对任何问题通过它所喜欢的任何立法。一九六一年的南非共和国宪法明白规定国会只能由白人选出的白人组成。因此法律上清楚地规定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白人少数的手里，他们在超过二千万的总人口中只占四百万人。今天的情况是黑人多数连他们六十年前在国会里所享有的有限的代表权都已丧失了。那时在南非的一部分，有些黑人还能够投票，虽然他们不可以成为候选人。通过这个法律而剥夺土地是周知的事实。昨天我们听到说一九三一年的土地法是为了使非洲人获得土地而通过的。那真是一个惊人的说法——惊人的，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土地法的通过无非就是为了要剥夺我们的人民所拥有的土地，并确保他们纯粹成为白人农场和矿场所需廉价劳力的供应来源。

请允许我也提一下开普敦国会所通过的那些所谓“法律”。那个国会所通过的最恶形法律之一是“通行证法”，被我们的人民看做是把奴隶的标志挂在他们身上。这些法律是一种很恶毒的奴役和剥削的方式。依据这些法律所逮捕的人数现在已增高到每天将近二千人。南非的监狱实际上拥满了所谓违犯通行证法的人。只有纳粹要犹太人佩戴某种识别标志的法律才能与那些法律相比。它们的恶毒性不亚于此。

假如我们仔细地检查南非的法律，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项都是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可是，我们在现阶段并不想检查所有这些法律，甚至也不想检查其中任何一项。只有南非的种族主义政府才似乎不了解——或者也许它是了解的——它的国会每年所通过对我们的人民不利的法律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的。我说，也许它是了解的——它只是毫不关心而已。

请允许我相当简略地提一下“班图斯坦”的计谋。我们认为“班图斯坦”是对

我们人民自决权利的全面攻击，而且我相信这种看法也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所支持的。

在结束时，我们愿意提出一两点进一步的评论。

我们觉察到，事实上从本组织过去二十五年的生活使我们很清楚地觉察到，南非在这个机关里有非常强有力的盟国。某些大国是应该有权行使否决权的。但是请允许我说，我们认为那些大国应该小心行事，因为也许不在现在而在将来，他们将因作为一个犯下了危害人类的暴行和罪行的政权的共犯而受到很强有力的控诉。事实上，尽管我们充分尊重它们在这个理事会里的理事国资格和权利，但假如它们继续支持国际罪犯的话，有一天可能必须和这些大国直接进行决斗。假如它们今天行使它们的否决权，我们要很明白地说它们是在否决人权。然而，我们愿强调我们并不畏惧那个否决行为，因为就象时间和历史所显示的，我们相信时间仍然是属于我们这一边。我们愿希望它们今天将会抑制自己不行使否决权，并与那些维护人权的国家站在一起，而反对那些已成为危害人类的罪犯的国家。

我们的代表团愿敦促这个理事会立即驱逐南非这个种族主义的罪犯的政权。这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较低的要求。它将是一个温和的行动。我们愿希望联合国大会及这个理事会将能迅速对这些国际罪犯进行控诉，在灾祸临头前就开始对他们进行“纽伦堡审判”，而不要等到灾祸发生以后。

主席：我的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其他安理会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代表巴基斯坦参加这次辩论。也让我满怀敬意地祝贺你在安理会审议对非洲这样重要的事项的时候，荣任安理会的主席。当然，这个问题不只和非洲一地有关，它实在是牵涉到保证尊重联合国宪章和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世界性问题。我

一定要代表我的国家来在此发言，特别是表示我国同南非人民多年来进行斗争的世界性运动的团结一致。

巴基斯坦自身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并非新近才开始的，这事可以追溯到它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的会员国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在南非定居的亚洲血裔人民，象他们的非洲兄弟一样，也是在种族隔离的名义下出现的剥夺资格与不公平、卑劣的轻侮和屈辱、以及各种各样的愚蠢和野蛮的畸形的阶级制度的受害人。这些政策是最恶劣型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分离的体现。它们的特征是同人与人的关系上的最基本尊严不能相容的。这个制度是建立在种族优越的神话上，实际上却是要想使一小撮少数对国内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永远延续下去。

南非政权用残酷的压迫手段去实施和支撑这个制度。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在标题为《南非政权为压制争取自由的合法斗争所制订和施行的专断法律和规章》的报告中说：

“南非政府制订了繁多的种族主义法律和规章，据法学家们指出，它们常同纳粹德国的法律和规章相似。”（A/9781，第4页，第2段）
大会宣布种族隔离是一种国际罪行，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另一方面，把南非的现象仅仅看作是种族歧视和种族分隔问题是不够的。其中牵涉到了更加基本得多的南非各民族的自决权利的问题。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分隔的本身虽然重要，但是如果不同时实行民主的多数统治，仍不能解决南非的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发现今天这些荒谬的种族优越的理论已经不再限于南非本身。南非政权正在向它继续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逐步推行这些政策。而且它还在协助和鼓励南罗得西亚的少数政权违抗世界舆论，在那里采行同样有毒害的种族政策。这就造成了威胁该地区和平的局势。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向第二十九届大会提交的报告书用下面的话很恰当地总结了南非政权的立场：

“它在南非犯下了种族主义的罪行，在纳米比亚犯下了侵略的罪行。它是

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保护者。为了避免对南部非洲的和平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采取行动来对付那个政权实属急不及待。”（A/9622, 第 206 段）

联合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南非的局势。从一九四六年以来，特别是从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以来，安全理事会曾向南非政府提出无数次请求、呼吁和要求，请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反应是完全不理睬和藐视联合国。

在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内同其他国家交往足以发生缓和这些政策的效果的想法事实被推翻了。十月十九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导说，在一九七二年内，有两万非洲种人因为犯了离开原有职业去找寻更好的工作的罪名而被逮捕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这个法律的正式名称叫做主仆法——出人意外地没有反语的感觉——现已预定予以废除。这个法律几乎到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四分之一还在继续生效，它的即将废除被认为是南非政权向自由主义化迈进了一大步，适足以说明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鸿沟有多么深。

事实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但不更改它的政策和行为，使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反而蓄意不顾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中所表达的世界舆论。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题为“南非政权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长达二十三页的报告（A/9780）读起来令人沮丧。它提供了控诉南非政权的充分资料。大会已经作出了它的判断，因为从一九七〇年以后，它已拒绝了南非政权在联合国内代表南非的全权证书。大会本身所能做的只能到此为止。

南非政权不理睬全世界对其政策所强烈表示的愤慨和谴责。大会已经用尽全力来促使南非改变态度，所以现在采取这个请安全理事会审查南非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的步骤。

现在由安理会来审查这个问题，国际间促使南非改变政策的运动可以说已达到

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认为南非出现在联合国足以改变它的政策和态度的论据不幸在事实上未经证实。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当前的问题是明显的。过去三十年来，一个会员国一贯地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藐视本组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而且，南非现有局势的继续，将成为对非洲和平的威胁，也不能不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现在需要的是由安理会采取一种有意义的行动，使种族主义政权毫无疑问的了解：它不可能继续它的现行政策而不受惩罚。这是非洲和世界对安理会的期望，这是我们对安理会的迫切要求。宪章内无疑规定有在这种情况下所应采取的措施，包括从本组织驱逐出去在内。我们深信安理会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将会探索所有的可能途径，并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种行动步骤，这种步骤将可保证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至高无上地位，并对铲除南非人民继续在受苦受难的种族主义政策，作出贡献。

主席：我的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代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国代表团机会参加这些历史性的辩论，我国对这些辩论非常关心。

南非种族歧视问题是我国在它甚至还没有恢复独立的时期就向一九四六年大会第一届会议提出的。印度的卷入这个问题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三年当已故的甘地先生为反对南非白人统治者的歧视性法律而组织消极抵抗运动的时候。所争论的问题向来就是：南非的西方文化是不是应该建筑在种族优越的理论的基础上；人与人间基于种族和肤色的障碍是不是应该打破，正义和平等是不是应该被认为是全体人类所合法享有的权利。印席在一九四六年事实清楚显出关于亚洲人集居区的法律要长此保持下去，南非对于抗议和劝告将继续无动于衷时，便同南非断绝了关系。

二十八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当前的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一样：联合国对于一个会员国所推行的优越种族的理论要容忍多久呢？上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推翻这种理论而打的。大不列颠在进行了那次战争以后，其人民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选出执政的党，听从舆论的要求，决定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永远是大不列颠的光荣。南非就没有相似的反应。相反地，南非的白人政权逐步地缩回到它自己的种族甲壳里，实行它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这种政策已受到开明的国际社会严厉的谴责。但是南非政权一直冻结在它自以为是的幻想之中，并且用挖苦和藐视的态度来对待联合国所有想跟它讲理、或劝它放弃它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企图。南非曾经一度是不列颠国协的成员国，现在却已不再是那个由平等国家组成的奇异共同体的成员了。已经被不列颠国协排除在外的南非，现在又有什么理由不应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呢？

在我前面的好几位发言人已经列举了南非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的令人不快的冗长目录。所以我只需要指出一项事实便足够了：联合国不应再容忍这样一个局面：南非的领土有百分之八十六属于为百分之十八的白人少数保留的白人区，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二的八百万非洲人多数却被判定只能住在仅占百分之十三的领土之上，而且还要受歧视性法律的支配，这些法律否定了他们的种种基本人权。这种骇人的不公平待遇当然应当受到一种惩罚的行动，因为造成这种不公平待遇的人似乎不辩是非。

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大会已经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希望南非的白人政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南非政府对这些决议的反应是怎样呢？唯一的效能——如果也可以称为效能的话——是南非政府显示出某种一贯的顽固态度，坚持认为依据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种族隔离政策本质上是属于国内管辖范围的事件，因此联合国管不着。昨天，南非白人政权的代表不但反复申述这一基本立场，并且更进一步地声称，南非可以说是满地牛奶和蜂蜜的国家，南非白人对待黑人实在非常之好；南非受到的惩罚超过了它所犯的罪过；南非并不构成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还说，是联

合国不跟南非步调一致，而不是南非不跟联合国步调一致；更说种族隔离是无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性；不同种族接触会带来灾祸，所以为各民族自身的利益着想，必须分隔开来。

南非的这种答复是一种自我主义的洗刷，令人想起家长式的殖民主义。南非的白人政权显然还是不知道：有色人不能光靠面包生活。

南非的出现于联合国难道不减损本组织的尊严吗？联合国对于一个继续藐视其一切决议而不受惩罚、不相信人的尊严和平等以及破坏正是联合国据以建立的道德基础的会员国，要庇护多久呢？南非政权的全权证书已经连续四年被大会拒绝。南非已经被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驱逐出去，但是南非在这里却继续参加，显然是因为大家对于大会拒绝南非全权证书的含意有些混淆不明。

我们认为，一九七〇年法律顾问的意见本质上是基于不完备的现行议事规则所作的法律上的解释。显然地，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没有人曾预料到会发生一个会员国的全权证书在根据正当有效的理由遭到拒绝以后还是占据着会员国席位的这种情况。联合国无疑可以按照良心来作出决定。只是因为没有人提出和它抗衡的要求，所以南非白人政权的代表可以继续同我们一道占据议席的论据太浅薄了，不值得认真考虑。这是基于不完备的法律而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论据。

我们现在所处理的不只是代表权或其是否充分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要深刻得多。我们所关涉的问题是：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会员国继续同我们在一起，它假借国内管辖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来为侵犯人权作辩护。如果宪章没有预见到这种意外的事，那无疑是因为制订宪章的人没有预料到任何会员国故意地侵犯人权和宪章原则而还继续在本组织中受到庇护。

就是因为法律意见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大会才发现它无法驱逐南非代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大会才请安全理事会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从而交给了安全理事会一个确实非常重大的责任。

联合国与一个不断违反宪章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会员国之间应该是怎么样呢？我愿意告诉理事会，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联合国与这样一个会员国应该没有任何关系。

我想换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联合国会不会接纳一个在政策上侵犯基本人权以求使绝大多数的有色人种长此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国家为会员国呢？我们不能想象联合国会接纳这样一个会员国。那么，对于一个始终不受一切善良和健全的影响力的感染并且沉迷于把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当做是次等品种的傻想法的会员国，联合国为什么不驱逐呢？

在座有些代表可能认为驱逐南非的白人政权会造成一个恶例，因为这样将使南非处于联合国的影响力之外。我国代表团则认为驱逐南非会是个好榜样。这是个好榜样，对于潜在的侵越者应可成为一个警告。而且，我国代表团相信：既然南非多年来不理睬本组织的呼吁，显见我们没有能力去影响它，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让它继续享受本组织会员国所受的尊敬。

有人认为，或者可能认为，如果驱逐南非政权，将是违反本组织的普遍性原则。相反地，我国代表团却认为，如果把南非政权驱逐出去，普遍性原则将会得到保障，受到尊重。南非出现在我们中间无疑是表示联合国有一个不尊重本组织或本组织据以建立的原则的会员国存在。

普遍尊重人权是本组织的普遍性的真正基础，是会员国资格的必要先决条件。

在制订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上，那些主张宪章第六条的会员国认为：联合国的首要宗旨是维持和平和安全，不是普遍性。它们主张把公认为不可救药和屡次违反宪章原则的国家驱逐出去。

我吁请理事会同意：没有那一个会员国比南非更加坚持固执地或是更具有确信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我们认为是南非自己不可救药的行为招致了它自己的被驱逐。我们相信现在时机已到，本组织应该引用宪章第六条所赋予的权力，把

南非白人政权从本组织驱逐出去——除非南非知趣地自动退出。

我向安理会建议：失去这个会员国将可增高本组织的尊严，而且这也将是重申本组织对于它所据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的信念。当然，如果以后情况改变，有理由重新接纳南非，它的被驱逐并不会妨碍它的重新被接纳。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中没有一个理事国会认真考虑投票反对驱逐南非政权的建议。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使用否决权的适例。现在不是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来投票反对战争，也不是要它们就它们自己同南非的关系投票——这个问题并不属于安全理事会审议的范围。

在审议中的问题是联合国与一个连续不断地不履行责任的会员国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安全理事会正被请求在实际上对本组织的完整和尊严进行表决。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认为南非在本组织中由那个白人政权来代表实在不如没有代表。驱逐那个政权不一定可以使南非的情况改进，但是我相信一定可以使本组织的情况改进。

所以我国代表团建议：在这些不平常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或可考虑多听从一点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而少听从一点那个经证明犯了不断地违反联合国原则罪行的政权的意见。

我们竟必须驱逐一个会员国以便结束联合国与一个声称代表那个国家的令人厌恶的政权的关系，这是不幸的，但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等到阿扎尼亚人民争取到自由和尊严之后，我们将有充分的时间去接纳阿扎尼亚为联合国会员国。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巴多斯代表。我请他到理事会的议席就座并发言。

沃尔德伦—拉姆齐先生（巴巴多斯）：主席先生，您在喀麦隆本国人民求取自由的斗争中曾有卓越的表现，您把那种服务越过喀麦隆的国境而扩展到国际外交领域中，在那里您代表并保护着广大非洲大陆的利益。贵国享有盛名的总统阿赫马

多·阿希迪奥先生站在英勇的非洲子弟为达成非洲统一组织所宣示的目标而进行的战斗的最前线，这些目标是：促成非洲大陆的统一、恢复非洲人的尊严和人格、消除可憎的殖民经验的最后遗迹。请容我向您，主席先生，和伟大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人民表示我由衷的敬意。

我乐于看到您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这项特别辩论，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安全理事会承受大会的付托进行审查南非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时，竟能由您这样一位卓越的非洲外交家来领导这个庄严的机构的讨论，这却是使我感到既高兴而又幸运的事。

要审查会员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就必需包括对照某些既定的规范和原则，而对那个关系作一项分析性的评价。如经确定这项关系有缺陷或在某种程度上玷污了，本理事会——审查机构——就负有采取预防或补救性行动的责任。我想这会是一个合理的假定：大会审慎明智地把它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在天平上称了一下并且发现短少了。我认为下面的说法是公平的：大会在过去二十六年来一年一度地审查了南非的表现，并向南非本身和整个国际社会提出了无数的建议，要求该国重回到庄严正直的国际标准以后，已经用尽了它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现在或许是在绝望与极度痛苦之中而转向安全理事会求援。幸好构成宪章法理基础的宪法体制容许从大会上诉到这个更高的、更富执行力的讲坛来。

我尊敬地认为，大会为了对付南非顽固的有毒害的行为，在用尽它可以使用的一切想得到的办法以后，请求安全理事会审查南非与本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正确的，也是贤明的。因为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有决定是否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及其条件和会员国在联合国内的地位的特别责任。

我觉得南非的行为和它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在上诉管辖的这一级——根本上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的严格规定和本组织成立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宪章下的惯例来加以评价和判断。

宪章第四条第一项宣称：凡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接受本宪章所载之义务，经

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南非为本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在它按照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签署和批准本宪章时，当时的大会认为南非是愿意并且能够履行本宪章所载的义务的。自从一九四八年——宪章生效后——以来，南非以有计划的方式着手破坏宪章内所载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每一项义务和原则。它把联合国宪章踩在脚下，轻蔑地唾弃了宪章的每一项原则。

这就是对于南非的控诉。根据支持该控诉的证据的重量，安全理事会将必须考虑援用关于把会员国除名的宪章第六条的规定。

今天大会的判断是南非不愿接受并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然则今天安全理事会又将作出怎么样的判断呢？

准许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是由大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推荐来作决定的。大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得停止会员国行使其会员权利及特权。不过，这种停止行使会员权利及特权的行动仅能对安全理事会业已对它采取防止性或执行性行动的会员国采取。

就安全理事会在早些时候和目前所制定的关于南非的任何一种或全部立法而论，是否可以认为安全理事会曾对南非采取过防止性行动，这就发生了困难的解释上的问题。当然，很清楚的是安全理事会从来不曾对南非采取过宪章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执行性行动。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发生沙普维尔大屠杀事件以后，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通过的第134(1960)号决议中认为南非情势业已引起国际摩擦，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过，理事会小心谨慎地不曾判定导致一九六〇年一个晴天正午的沙普维尔大屠杀的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构成宪章第三十九条所说的“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当时并没有必要依照宪章第四十条采取行动，促请有关一方遵行安全理事会所认为必要或合宜的临时办法，以防止情势的恶化。不过，按照客观的学理来说，安全理事会在第134(1960)号决议中，确曾请该种族隔离政权

“促成以平等为基础的种族和谐……并放弃其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政策”。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人可以辩称：安全理事会曾根据宪章第四十条的规定对南非采取过防止性行动；因为理事会曾在我刚刚引述过的决议中请南非遵行某些临时办法，以防止情势的恶化或再度出现。 那项呼吁并且是在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或抉择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措施之前发出的。 第134(1960)号决议中所缺少的唯一因素——或许是故意的——是判定对于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

这是为了证明安全理事会有理由根据宪章第五条“停止南非的会员权利及特权”，对南非已经采取的防止性行动所作的解释的不清楚性质。

大会在它的立法中判定了种族隔离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是真实的。 大会决定了种族隔离，无论作为一种社会实验或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说，都为文明人类的行为的每一项普遍性标准所不容，这是真实的。 大会认为南非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的原则，按照宪章第六条，大会经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应将其由本组织除名，这也是真实的。 这一切事情都是真实的。 不过，我们联合国组织的根本法的强制性规则使大会不能就涉及会员资格和与联合国关系的问题作任何倡议和最后决定，而把“准许”、“停止”和“除名”等字眼交由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如罗德斯岛太阳神巨象般地跨骑着本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以严肃的和神也似的声音发表出来。 那是宪章的规定。 那是南非问题的政治现实。

愚见以为，关于南非与联合国的关系，它在大会提送本理事会的控诉书中被告发的主要罪状有两项。 第一、南非因实行罪恶而有毒害的种族隔离主义而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的每一项原则，特别是第二(二)条和第二(四)条内的那些原则；又说以罪恶的种族隔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构成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所指的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第二、南非共和国非法占据纳米比亚领土，该领土自一九六七年以来便是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而南非共和国无权过问的领土。

如果仔细分析阿扎尼亚帝国的历史，这个非洲大陆的南端，自古以来即有若干伟大的非洲部落国家的人民居住，他们大部分都长期定居，有一些则从事游牧。

远在入侵白人假装贸易商、冒险家和所谓的发现家从联合王国和荷兰王国来到以前，

伟大的斯瓦齐斯、索托斯、苏鲁斯、楚翁加、文达、柯萨、奥万博斯和许多其他的非洲民族已在那个广土众民的王国内过着有秩序而互有区别的民族国家生活。在欧洲人还没有从上古的穴居生活情况逐渐进化、在身上涂着鲜艳的颜色以吓走来袭的敌人的几个世纪以前，这些伟大的人民已过着他们祖先遗传下来的有计划的生活。然而，在一些欧洲人编著的历史书里，我们却发现象罗德斯和克鲁格一类的所谓发现家到南部非洲去发现非洲的不合逻辑和难以了解的现象。非洲向来就存在着。它不需要发现。它无需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和荷兰王国的自私自利的白人冒险家去发现。庞大的阿扎尼亚王国比那些欧洲王国的任何一个早几百年就已存在着。由于来自欧洲王国的那两个集团贸易商的竞争造成的对于阿扎尼亚的贪婪掠夺导致了著名的博尔战争。大家将会记得，在那次战争中，苏鲁族人和英国人打败了博尔人。博尔人和他们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府从来不曾原谅或忘记被英国人和非洲战士击败的那次经验。南非荷兰种人在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的博尔战争中被击败的心理造成了随后他们在对非洲人和说英语的南非人之间的行动上所表现的恐惧症。

从那时候以后，南非荷兰种人曾试图在林波波河以南建立博尔共和国。给予他们独立的一九一〇年南非法也使得南非荷兰种人获得对非洲人和说英语的南非人寻求报复的机会，因此，自从一九四八年在马兰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执政以后，历经斯特里多姆、弗沃尔埃德以至现时的沃斯特出现了整套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立法，夺取了非洲各民族的土地，使他们必须受通行证法的支配，剥夺他们在政府的发言权和正常参与民主程序的机会。否定了非洲人通过和平过程实行改变的一切途径。他们的领导人因为敢于为普通人权和基本自由执言而被杀害、拷打和关进监狱中。

我们的同事南非代表决不能以承认在该共和国内确是有一些种族歧视问题存在，他的政府正谋求予以解决为已足，光说法规全集内仍然留存着歧视性法律也是不够的。他的政府——南非政府——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从法规全集内去除那些法律。

它在国会中拥有明确的多数。他的政府必须立即把纳尔逊·曼德拉从罗本岛上的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个监狱是那样地可怖，即使是声名狼藉的美国阿尔卡特拉兹监狱和它比起来都显得象是天堂。对罗伯特·苏布克韦必须解除拘留。政府对于纳尔逊的妻子温尼·曼德拉夫人也应该免于困扰和不断的迫害。如果南非对各联合国机构关于其制度的报告表示怀疑和抱持异议，那么就请南非政府容许联合国的调查团进入它所谓的开放社会。可是，最要紧的是要请南非真正实际有所表现以证明它的诚意。请它释放沃尔特·西斯鲁和受它的监禁和虐待的所有其他政治犯。

南非的非洲人从不寻求在非洲大陆的他们那一部分建造一座大教堂以供哭泣。他们从不寻求消灭或驱除非洲大陆的白人。反之，他们总是寻求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使民主的程序可以为非洲大陆的所有的人，不分黑人和白人，谋取利益。南非的非洲人领导人总是试图在南非共和国建造一个和平的、有利的相互合作的殿堂。我有最高的权威来谈论这些问题，因为现在我虽然象我的祖先一样，散居在非洲以外的地方，我们却都是伤心人，都是饱经不幸灾难的人。我恳求你们听听纳尔逊·曼德拉关于这同一问题的言词。他曾在声名狼藉的一九六四年沃尼亚审判中辩护说：

“我毕生致力于这个非洲人民的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奋斗，我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奋斗。我珍视所有人和睦相处和机会均等的民主自由社会的理想。它是我希望一生致力以求达成的理想。可是，如果需要的话，它也是我准备为它牺牲的理想。”

它代表着非洲人关于黑白人社区在非洲大陆上共同居住的哲学的精华。可是，曼德拉的声明也代表着种族隔离主义的破产假设的对照。因为，尽管我们的同事南非代表昨天提出了否认，种族隔离是立论在我想把它称为不清楚的主要前提之上：白人按照定义是比黑人优秀的人类的主要前提。这个前提始终是不清楚的，因为支持它的人并不敢过分张扬地说出它的性质是那么地似是而非和别有用心；在有人提出异议时甚至否认它的假设为无可争辩的前提。

因为种族隔离为文明行为和人类尊严的一切规范所不容，它受到了国际正义的法庭的谴责。它是对于文明社会的侮辱。此所以我们要正告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而寻求一种基于尊重人类的尊严与价值，基于正义和基于把国家的经济惠益公平分配给该国全体公民的社会秩序的新的基础。这也是所以每当联合国讨论南非的种族隔离的政治制度时，国际社会从不认为这样做是违犯宪章第二(七)款的规定理由所在。种族隔离是给全世界一切文明人带来非凡的苦难与痛苦的独一无二的现象。种族隔离将永远受到控诉与谴责。

南非试图把这种仇恨主义向直接受联合国控制的领土纳米比亚输出。南非未能诚信地履行其对于该领土受委统治的职责，因而丧失了委任统治国的地位。大会在一九六七年正式地解除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责任，把这个领土直接置于联合国控制之下，并请南非停止在纳米比亚行使任何权力行为。南非拒绝承认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的权力，并拒绝从该领土撤退。现在我们听到南非大使宣称他的政府正计划召开该领土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制宪会议，以期在据他说是远少于十年的期间内改变该领土的地位。（第一八〇〇次会议）

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南非在纳米比亚已没有确认的地位。南非没有权利在那里召开任何会议，或规定南非认为该领土可能获得解放的时间范围。南非在纳米比亚所有的唯一的任务是正式告诉联合国它准备在什么时候完全撤出该领土。

安全理事会在这次辩论中可以采取的积极途径之一或许是给予南非政府一个最后的限期，在这个限期以前，它必须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它已完全撤出纳米比亚。安全理事会在作出建议或决定采取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措施以前，可以根据宪章第四十条请南非遵行关于从纳米比亚撤出的一些暂定措施，以便防止已经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局势继续恶化。无论如何，安全理事会会从事这项行为，将是对南非采取宪章第五条所指的防止性行动，这就一劳永逸地清楚了。

无疑地，南非是在联合国直接负责的领土纳米比亚非法行使权力。愚见以为南非是犯了故意拒绝接受并执行其宪章下的义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

领土的各项建议和决议——的罪行。

我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南非确是犯了我早先引述的控诉书中所指控的两项罪状。

我曾试图指出围绕着一、停止会员权利和特权的行使和二、由本组织除名的两项应急权宜办法的一些据我所了解的法律上的考虑。我也曾试图指出理事会——鉴于安全理事会的政治现状——可能对南非采取的一些可行的和现实性的措施，作为理事会认为防止情势恶化所必要的和合宜的临时办法。

大会已经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它自己的判断，这可由这次辩论中先我发言的几位同事所发表的意见中看出。他们行使上诉管辖权而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您阁下、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先生，我在了结时深信我已陈述了控方的理由。

安全理事会有明确的职责。它的判决是什么呢？

主席：我感谢沃尔德伦——拉姆齐先生殷勤地针对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而说的很恳切的话。

下午一时四十分散会